

早



作良牧蔣

旱

作 良 牧 蔣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一九三六，十，十 初版

1—2000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著作人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八百五十一號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余 漢 生

蔣 牧 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No. 438

鏗！鏗！鏗鏗！……

開路鑼響。接着，那兩個長頸子大喇叭調起嗓子來——聲音拖得又長又嘎，越響越高，像層峯那麼疊了上去。這震耳的騷音散在火燥的空氣裏，微風挾着餘韻再盪開去，田野就給震得打顫。

花壇廟前面的圍牆裏，送出一陣嘈雜的鬧聲。許多老老少少的田夸，捧着腦袋煤球似的從廟右邊那穿門子上接二連三向外面滾。

前面幾對記不清朝代的儀仗，褪了色的金刀鉞斧，上面牽起了蛛絲；

芋苗色的紅旗子上帶着煙屑，在空中招展得酒幌子一樣。一些「肅靜」，「迴避」的脚牌，分左右歪在幾個大孩子肩上。大長串穿得雜裏骨董的莊稼人，身上淋着汗水，襠子光光地走着。他們從穿門子上一個挨着一個的用脊背湧着，像一隊出洞的螞蟻——拉成長長的一條行列。

頂頭一桿三眼鏡，先在大石橋邊上轟的吼了幾聲，這行螞蟻般的人，馬上得着了號令一樣，沿着隴上的大石板路，開始向許多峯巒起伏蜿蜒得像條猛蛇樣的知母嶺底下爬去。

遠望着橫斷了整個田隴的知母嶺那座高峯，頑強地撐在火燄色的陽光底下。可是上面的樹葉已經給烤萎了，樹株顯得稀疏了些，越像一個天生的西風癩痢●。這整百整十的人向它迎頭衝去，它可一動也不動。

●求雨時的神壇底下，必壓有一紙紮的癩痢頭神相，出典不詳，然傳說有二：一說謂係旱魃。另一說則謂爲職司晴雨之神，因其尸職，壓之以示薄懲。

儀仗背後，幾套鑼鼓亭子，鏗鏘鏘鏘，耳朵都給牠們敲得快聾聾了。十來個頂門子上屯起有顆海螺螳螂樣的黑髻子的道士：手裏執着朝笏，身上穿起五顏六色的道袍，慢條斯理地在大石板路上踱着方步。

道士屁股背後才是幾十個粗脚粗手的黃臉漢子，統統穿着祖宗三代手裏留下來長褂子。雙梁鞋。老棉布襪子。——他們捧着一色綠的子午香，低下頭來，「至心皈命」地在迎龍王爺爺的香。

緊貼在龍王爺爺大轎跟前一個提香籃的中年人，是金阿哥。個子並不怎麼高大，可是顯得堅實。圓圓臉，一個多肉的鼻子，皮膚晒得很黑，臂膀和襠子都是滾圓的。他今天也借了許家滿爹那件穿過十三年的月藍色竹布大褂穿在身上。背脊給汗水浸得津濕——一大塊衣背心，比袖管和大襟

子的顏色要藍得多；遠看去，像撐起個前清時候的繡子。

金阿哥很小心地把香籃掛到左膀子上，不斷地伸起右手抓些香粉子送到龍王爺爺轎子裏那個古銅色香爐裏去。把一輛四人抬的綠呢大轎，燻得滿轎子是烟。

今天的金阿哥可比哪個都要誠心些：兩眼給燻出淚水來，他可不敢冒里冒失去揩掉牠——怕的一個不留神帶着揩乾了頭上的汗水，犯了求雨的規矩（求雨照例是不准戴帽子揩汗的。），龍王爺爺會生氣的。以前幾次沒求得雨來，據說全是這些花戶不那個。這一次他金阿哥當糾首，可不能再這樣馬馬虎虎了。

「要守規矩！要守規矩！這一次要……越誠心，雨就越下得快，再不

求一次雨來，那可什麼都完了蛋！山裏，園裏，田裏，都會給乾死的。」

是的，這麼一個多月不下雨了，田裏還有什麼！——金阿哥佃的石炭閭王那個六十大坵，說是說萬年萬收的田，可是今年已經在井塘裏車過四次水了。要是老晴着不下雨，就是井塘井水，也會要乾死的。

金阿哥想到田裏，園裏……會乾死，肚子裏的臟腑馬上發了絞腸痧似的，一些豆顆子般大粒的汗珠，從汗毛孔裏直冒出來，他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不會的！不會的！」他故意在肚子裏這麼喊。「天無絕人之路，祇要大家誠心，龍王爺爺會有雨下的！……活菩薩！活菩薩！龍王爺爺是……會有雨下的！」

他回頭瞧了一下那突眼長髯的龍王爺爺，忙把手伸到香盤裏去，想再掏些香粉子來添大香火。手剛一抬，膀子上的汗水沿着脉筋溜了下來：香粉子上面滴成幾個大大的麻子眼，那顏色有點兒帶黑。

「罪過罪過！這可真是罪過，赦罪天尊！——今天玷穢了菩薩！」金阿哥自己譴責自己似的喊。

他抽出那隻手來使勁對地下一甩：大石板上立刻現出許多的濕點子，一個小似一個的，穿成了一長串。他第二次回頭瞧瞧龍王爺爺，似乎想看牠有沒有生氣。

前面那行黑螞蟻一樣的人已經爬過了大石橋，背後一個長長的尾巴，還拖在橋這邊。打禾衙子中間看着這些繞着之字灣兒的腦頂蓋，儼然像條

受傷的蛇，爬得很慢。

龍王爺爺的大轎剛剛抬上大石橋，星克大頭舉起一條長竹桿，上面吊着一串萬子頭鞭爆，老遠就迎了上來。全隴上許多男男女女，統匯到了謙太爺的屋邊上，沒有哪個不是恭恭敬敬的跪在那兒等龍王爺爺。

一色骨牌凳上面，擺着大大小小的泥香爐，百十道新燒起的香烟氤氳地把謙太爺的屋子邊上繞得像障起一層輕紗。謙太爺打頭跪在路邊上，其餘的人一個接着一個，魚鱗似的，直跪到了禾場上去。

村子裏公請了謝六秀才來主祭。那老頭子也作股正經：頭上戴着紅頂子，穿了黑袍褂，先跪在香案跟前等着行禮。

龍王爺的轎子剛剛落到大路上，金阿哥趕緊把香籃放下，一個勁兒搶

上去三四丈遠，把兩手箍在嘴唇上，做個喇叭頭樣子，大聲地喊着前面的人：

「跪倒！跪倒！——大家跪倒！——謝六老爺來磕頭了！」

跟着有人在前面接聲：

「大——家——跪——倒！」

「大——家——跪——倒！」

這聲音一直響到知母嶺山腳下去，整百整十的黑腦袋，隨着這聲響拜下去，埋到這些禾莠子中間去了。祇有十多面紫紅色的旗幟，還在廣闊的田野中給南風吹得噹噹地響，鑼鼓亭子也住了聲。等到星克大頭的萬子頭鞭爆一響，躲在知母嶺樹林裏的鐵響銃又大聲地吼出幾下，才聽得許家滿

爹拉開嗓子來唱禮：

「初上香。再上香。三……」

謝六秀才的紅頂子挺在香案跟前，恰恰齊到桌子邊。許家滿爹唱出一句，那紅頂子倒一下；再唱一句，再倒一下。背後這些個人，像學生學着先生一樣：老在仆倒起來的。大家的動作都很快，（有些不記得自己拜了多少拜。）沒有謝六秀才那麼來得從從容容，有方有法。

可是他們誰也不是在開玩笑，這麼多不同的臉子，沒有一張不裝得木板子一樣，恭而且敬的把腦袋向地下搗。空氣顯得非常嚴肅，除了給米湯漿硬的衣服有些響聲之外，其餘就整個隔上的人都睡着了似的靜寂。

謝六秀才哼那篇四六文章求雨疏的時候，可提起了全副精神——一字

一眼响得嘹嘹亮亮，六月裏的知了叫。等到他閉了嘴之後，背後的人堆裏才小聲地喊着。

「龍王爺爺大顯威靈！龍王爺爺救救我們！」

金阿哥伏在香案旁邊，離謝六秀才有丈把遠，別人起來的時候，他還老伏着。他的嘴裏儘在嘟囔，不知想和龍王爺爺打些什麼私人交道。

許家滿爹等着謝六秀才行過了禮，他就來不及的指揮着前面的人，再向知母嶺爬。賢七矮子沒種地，他不來迎香，可是跟着大家站在路旁看熱鬧。他把脚尖踢踢金阿哥的屁股，告訴他前面的人已經快走盡了。

這個在地下把身子豎直，向前一看，再磕了兩個響頭，才來招呼賢七矮子。

金阿哥的大女兒一秀寶，老早就捧着茶筒，站在他爸爸的旁邊。她亮着一雙黝黑的眼睛，看着伏在地下的金阿哥，不敢驚動他，等到賢七矮子把他叫起來，才乘機把茶筒送過去。

金阿哥嘴對着茶筒的嘴，一面咕嘟咕嘟的喝，一面用眼珠子向賢七矮子一掃：這是代替那張沒有開口說話的嘴問他從城裏幾時回來的。這個的嘴巴一動一動正要答話，可是許家滿爹站在前面的山脚下向這兒招着手。金阿哥伸條臂膀對他一揚，就扔下了賢七矮子沒命地去追龍王爺爺的轎子。

一氣跑過半條田隴追到知母嶺，汗水就越流越多，全身的衣服都黏在皮肉上——走起路來怪難受的。據金阿哥的脾氣，今兒要不是迎龍王的

香，他準得把全身剝光，再操上他幾十萬代的娘。可是現在怎麼能夠？迎香求雨的事，汗水再淋得多些衣服可不能脫。

二

整條行列在冒着火熾般的太陽底下進行着，沒有一個人不張開嘴來喘氣，像走過遠路的狗，肚皮起伏得很快，不過沒有把舌頭伸出來。石板上盡是些雨滴似的汗水，一路給洒得斑斑點點的。

譚太爺這老頭給人扔在背後，白鬚子上掛着好些水銀珠子似的汗泡泡。他那打着無數荷包結的枯臉上，兩頰陷了進去。發着顫抖的身子，用全力執撐在這條拐杖上。

星克大頭一路照應着這位老頭子：在路左邊走着，兩手攢起譚太爺的

一條臂膀，小心地踏着那些板梯似的石級子。

上嶺的山路，有時突了一節出來，又有時陷了一節進去，謚太爺越走越顯得氣息急喘起來，走一步，就得停一停，嗓子裏還得了鎖喉症一樣的叫：

「噉！噉！噉噉……」

他倆還沒有爬上那個山腰，謚太爺就簡直快在倒下去的樣子，脚桿不停地抖着，把半邊個身子全靠在星克大頭的膀子上，又是咳嗽。

星克大頭下死勁地把老頭兒拉到一叢大樹底下坐着，歇住那麼四五分鐘，才見他吐出了一口濃沫。謚太爺的腦袋一擺一擺的，似乎覺察到自己剛才沒聽別人的話，爬嶺已經不行了。他抬起一隻滿是青筋突露的手，想